

试析《廊桥遗梦》的叙事策略

朱卫芳,程建丽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摘要]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小说《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一经问世就风靡全球,并经久不衰。小说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鲜明的文体特征是其成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独特的叙事方法及叙事手段十分耐人寻味。文章试从其内在和外在叙事策略分析该部作品的文体特征,以便于我们更深入地领会其主题及艺术价值。

[关键词]廊桥遗梦;沃勒;文体特征;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08)03-0068-03

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处女作《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此后文中皆以《桥》代之)是一部风靡全球,并在国内外引发极大争议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凄美爱情故事:弗朗西丝卡受过良好教育,跟丈夫生活在麦迪逊小城(Madison County),有一双儿女;罗伯特·金凯(Robert Kincaid)是一位浪迹天涯、到处漂泊的《美国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他们通过四天灵魂与肉体的相互抚慰,实现了心灵上的终生厮守。天涯海角有穷时,此情绵绵无绝期,短短四天的爱却已铭刻在心。在别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们彼此苦苦思念、魂牵梦绕,令人凄婉感伤。小说虽然只有八万余字,但在文学和社会等领域却造成了巨大的震荡。评论界已从其爱情主题及艺术魅力等方面作过精彩的分析,但很少从文体学方面进行探讨,不了解整部小说的结构、叙事手法等方面的特色就无法深刻领会这部作品的含义及作者的匠心独运。本篇试图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来分析这部文学作品,从而使读者对它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在选定了弗朗西斯卡的婚外情这一主题之后,摆在沃勒面前的两难境地是,如何借弗朗西斯卡的越轨主题既诱捕读者又巧妙地规避道德批评。沃勒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可以分为内在处理和外在处理两个方面,并且都收到了理想的文学效果。

从文本的实际情况看,沃勒对《桥》文本的内在处理方式很成功。从文学叙事视点的角度看《廊桥遗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叙事视角巧妙转换这一文体技巧。叙述视角(point of view)是作者在叙述一个故事时确立的一种角度。作者总是通过一定的角度来向读者展示作品中构成故事叙述成分的人物、情节、背景和事件。“小引”结束时,第一人称的“我”的作用也暂告结束,下面“正文”就由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进行对当事人即男女主人公罗伯特·金凯

(Robert Kincaid)和弗朗西丝卡(Francesca)的叙述。从“小引”到“正文”,叙述视角从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我”转换到了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述聚焦也从“引述者”即一双儿女转换到了“当事人”即主人公——罗伯特金凯和弗朗西斯卡,作者在此巧妙又自然地做了一系列转换。继而,小说又从“正文”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转换到“后记”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聚焦也从对主人公的描述转换到乐手——“夜鹰”的自述上来。

在“小引”结束、“正文”开始之际,小说中的人物及角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小引中的第一人称的叙事人“我”即作者沃勒(Waller)转换成了第三人称的叙事人,而这位叙述人是一位全知叙述者。全知叙述者即文体学家指出,他(她)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她)的观察位置一般均处于故事之外,或者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但如上帝般全知全能,无所不知,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时间和空间中移动,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还具有接近和进入人物内心思想、感情和动机的特权,而且不但可以描述,还可以分析、评论有关人物,即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同时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随意透视人物的内心。《廊桥遗梦》正文开始时的这一叙述者恰如上帝一样洞察了男女主人公的一切行动及思维。再者,“小引”中的“我”即作者是正面登场的,只是一般地用第一人称叙事,只写出作者所见所听的客观状况;而转换成正文中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后,叙述视野骤然扩大,叙事人站在人物背后,既能看到主人公眼前所见,也能听到他(她)的所思所想,还能知晓事件的各个细节和因果关系。这样就自然给读者理解故事提供了更大空间。

另外,我们还可看出从“小引”到“正文”时态的转变,从一般现在时转换成一般过去时,以及“小引”中的两个“引述者”即女主人公的一双儿女也被正文中的男女主人公置换,从故事的线索提供者转换成故事

的直接参与者。继而,又发生了从“正文”到“后记”的叙述时态和焦点的转变,又从一般过去时转换到了一般现在时,从故事的主要部分转换到了补充部分,以及正文中的主人公也被置换成主人公的朋友“夜鹰”。这一系列巧妙转换,不仅使故事的可信度大大增强,更显现了作者谋篇布局手法的非凡。

同时,从叙事第一人称“我”的消失、全知叙述者的出现到“我”的再现及视角转换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从以“作者为中心”到以“文本为中心”,又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作者为中心”,再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转换。这三次“中心”转换,不仅掩饰了故事的虚构性,彰显了故事的真实性,更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使读者的地位及积极参与文本的作用充分显现了出来。

二

现在来分析小说的外在处理方法。小说的外在叙事策略也可以从“小引”入手,“小引”与其说是《桥》的前言,不如说是对它的外在叙事策略的表述。从这一点看,“小引”不过是沃勒为了规避小说婚外情主题可能招致的道德谴责而采用的外在叙事策略。

“小引”本身也可以看成历史的真实与文学想象的结合,它向读者明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也即作者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它通过表面的真实所要表达的却是文学的想象。作者把《桥》的来源放在自己真实的生活之中,其目的是要把生活的真实性赋予虚构性的小说《桥》。作者如此做的用意是:读者应该牢牢记住的是,那个故事里的主要事实出自于一双儿女自愿献出的已故母亲的日记,因而真实可信。那些原始日记以及那些母亲和情人的遗物——仍然在我的手中,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让那些对这一记述极感兴趣、意欲日储这些东西的人们一饱眼福。这确实造成了“故事”真实性的假象,掩饰了“故事”的虚构性。我们在此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读者怎么会这么缺乏想象力,竟然相信了沃勒编造的关于《桥》来源的故事,而是沃勒给虚构的故事披上真实性的面纱,吸引了读者,并且解除了他们对虚构作品的真实性的怀疑的用意。

读者窥视沃勒创作《桥》的外部环境的唯一途径是“小引”。我们不难看出,“小引”中暗示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桥》所作的外在处理。在“小引”中,无论是作者对自己生活的描写,还是对《桥》的来历的交代,或者是其对自己备受感动的论述,都是试图从外围为《桥》扫清障碍,其真正目的在于建立作者与读者(包括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界定作者的身份,以便把他们的目光引向作者所设定的方向,即堂而皇之地满足他们的窥视欲,又剥夺他们评头品足的权利。借助这一策略,沃勒就可以像弗朗西斯卡一样,达到既能满足自己越轨的欲望又能心安理得不受指责的目的。

沃勒的第一种外在处理方式是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看似亲密的关系,这主要反映在“小引”的后三段文字中。“准备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是我的思想方式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我对人际关系可能达到的境界所抱有的愤世观——也许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会有同样的体验。”作者

的这段话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接下去,沃勒进一步拉拢读者,说作者的倾诉对象不是普通大众,而是为数不多的能理解作者的读者,因为他们是在作者规劝下放弃对人际关系所抱有愤世观的读者。“不过,如果你在读下去的时候能如诗人柯尔律治所说,暂时收起你的不信,那么我敢肯定你会感受到与我同样的体验——在你冷漠的心房里,你也许竟然会像弗朗西斯卡一样,发现又有了能跳舞的天地。”通过这一番说服,霍沃勒确立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基本确保了读者能以友好的心态按作者指定的方法阅读下文关于作者偶得素材经历的描写以及《桥》的故事。

沃勒所采用的第二种外在处理方法与第一种方法既相关又相反。如果说第一种方法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第二种方法则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作者的真实身份掩盖起来,疏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又为作者开脱责任。实际上,沃勒一方面表面上不遗余力地与读者套近乎,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把真实身份隐藏起来,从而抽空作者与读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内涵。“小引”谈及的是作者的经历,但事实上这篇引言解释的是后面篇幅中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是如何落到我的手中的,并且提供其内容真实可靠的证据,这样做也算合乎规范,向来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沃勒这么做绝对不是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从行文上看,它既可以指《桥》内容的真实性即“小引”对桥来历的交代,又可以实现把自己置于编辑位置上的愿望,沃勒这么说的目的在于说服读者,让他们相信自己并非《桥》的作者,而是弗朗西斯卡日记的编辑,这才是“真实原因”。沃勒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和自己的编辑身份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就是逃避作者的道德责任。一方面,突出《桥》的真实性实际上是为了赋予小说历史和现实真实性,从而既淡化它的虚构性,又重新界定作者的身份。

三

沃勒为什么要费如此之心机来强调《桥》的真实性,掩盖它的虚构性的原因是:

从文学创作的层面上来说,清教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时起就敌视虚构文学作品对人类心灵的侵蚀和诱惑。新英格兰清教徒显然继承了英国清教对文学的敌视态度,而18世纪美国启蒙主义者又是清教理性的“嫡系传人”(布狄克语),因为他们同样怀疑文学的想象和虚构。例如,杰弗逊在1818年3月14日给纳撒尼尔·伯威尔的信中就认为,“时下对小说的热衷是良好教育的障碍……当这一流毒毒害到理智,就会毁掉理智,抵制健康有益的阅读。平实而又不加修饰的理性和事实就会遭到拒绝。只有以幻想装束出现的种种无稽之谈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而这般的装扮无可挑剔,其结果是华而不实的想象,苍白无力的判断力和对人生实务的拒斥。”据此,杰弗逊把小说称为“垃圾”。沃勒强调自己的编辑身份,表面上迎合了启蒙理性,否定了文学想象的作用。然而,出于《桥》本质上就是虚构,就是文学想象,因而编辑身份实际

上突出了虚构作品的真理性,否定了作家的“故事书写作家”的身份,赋予了作者身份以更严肃的责任,从而批驳了启蒙理性。借此,沃勒有效地反击了清教伦理及启蒙理性以文学虚构性为由对作家所作的道德攻击。

另一方面,从更现实的层面上来讲,掩盖自己的作者身份还能帮助作者逃避《桥》故事中弗朗西斯卡性越轨行为可能造成的对作者的道德谴责。当沃勒把自己置于编辑位置上时,作者的职责从《桥》作者的描写行为(representational act)转变为弗朗西斯卡日记编辑的再现行为(re-presentational act),前者是作者的创作活动,故事是由作者虚构的,所以作者必须承担作品的道德责任;后者是编辑的职责,因而作品的道德责任不在编辑。沃勒疏离自己的作者身份,主动承担并履行编辑职责,无非是为了说明自己仅仅再现了弗朗西斯卡亲笔记录下来的、死后被儿女们发现的、最后又被《桥》的作者利用的婚外情故事。因而《桥》的创作不过是弗朗西斯卡生平故事的再现,其真实性和道德责任与《桥》的作者编辑无关。即使要追究其道德责任,那也要从儿女那里往前排查,一直追溯到弗朗西斯卡本人才是。

当然,作者刻意编织的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作者掩盖自己真实的作者身份这两种处理方法,归根结底,无论是“小引”中关于桥来源的记述,还是弗朗西斯卡手稿的真实性,还是她的越轨行为,或者是故事中从越轨到至高凄美的爱情,所有这一切,都是

作者的虚构,是作者的描写行为,而不是编辑的再现行为。因此,《桥》的道德责任完全在作者本人。沃勒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能用性丑闻来招徕读者,又能凭借外在叙事这一策略欺骗读者,把他们的视线从作者身上引到弗朗西斯卡身上,从而掩盖《桥》在文学表现上的道德“越轨”,使作者免于道德责任。

[参考文献]

- [1][美]伯特·詹姆斯·沃勒.廊桥遗梦[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4.
- [2]黄源深,周立人.外国文学欣赏与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5]董小英.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7]陶洁.《麦迪逊县的桥》一部畅销书的成功之秘[[J].译林,1995,(02):26.
- [8]王秀盈.《廊桥遗梦》英文原著赏析[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9]Emily Miller Budick Faction and History Consciousness - The American Romance Tra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1989.
- [10]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 [11]Robert James Waller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6.

[责任编辑:陶爱新]

An analysis of narrative tactics in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ZHU Wei-fang, CHENG Jian-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 China)

Abstract: American writer Robert James Waller has been popular among the world ever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is a sad but beautiful love story and very moving. Its charm lies in the story itself and clear stylistic feature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of its success. Its special narrative method is also attractive.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its stylistic features from its inward and outward narrative tactic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s subject and art value more deeply.

Key words: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Waller; stylistic feature; narrative tactics

(上接第63页)

Thinking on McLuhan media Technology

WANG Ya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world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global village". McLuhan's Prophecy finally became a reality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today. His strange theory of media, such as: "cold, heat medium", "medium is the message" and "the media is an extension of the human body", and so gives the people a shock. Therefore, McLuhan has also become a disputed character in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Marshall McLuha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edia